七九

服部文庫
イ17
318
1

117
318
1

孟子定義 目録

辨名上目録

道十二則　德六則
仁四則　智二則
聖四則　禮三則
義八則　孝悌一則
忠信三則　恕一則
誠一則　恭敬莊慎獨六則
謙讓遜不伐一則　勇武剛強毅五則
清廉不欲一則　節儉二則
公正直三則　中庸和衷八則

善良三則
辨名下目錄
元亨利貞四則
天仐帝鬼神十七則
性情才七則
心志意九則
思謀慮二則
理氣人欲五則
陰陽五行二則
五常一則
極二則
學九則
文質體用本末八則
經權四則
物一則
君子小人二則
王霸一則

目錄終

辨名上

日本　物茂卿　著

自生民以來有物有名名故有常人名焉者是名於物之有形焉者已至於物之亡形焉者則常人之所不能睹者而聖人立焉名焉然後雖常人可見而識之也謂之名教故名者教之所存君子慎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蓋一物紕繆民有不得其所者焉可不慎乎孔子既殁百家全湧各以其所見以名之物始舛矣獨七十子之徒慎守其師說以傳之迨乎漢代人異經經異家其言雖人人殊要皆七十子之

徒所傳也雖有舛焉者乎此之所失彼或存焉者亦有之參彼此以求之庶乎名與物不舛也邪傳舊故也馬融鄭玄旁通諸家有所稽定斯有所擯斥於是乎顓門之學廢而名與物舛焉者不復可得而識矣所不傳者多故也豈不惜乎自厥以降世載言以移唐有韓愈而文古今殊焉宋有程朱而學古今殊焉之數君子者皆稟豪杰之資雄眎一世慷慨自奮輒以聖人之道爲己任焉然其秉心之鋭能遑論其世謂聖人之道在是矣殊不知今文吾居於其中而以是求諸古

杰字彙乎傑通用本人名果四字其一黠杰

迺能得其名者幾希且理者莫不適者也吾以我意而自取之是安能得聖人所爲物者哉名與物失焉而能得於聖人之道者未之有也故程朱所爲名亦其所自見耳非七十子之徒所傳孔子之道也則亦非古先聖王之道也故欲求聖人之道者必求諸六經以識其物求諸秦漢以前書以識其名名與物不舛而後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已故作辨名

道十二則

道者統名也以有所由言之蓋古先聖王所立焉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此以行而已亦由此以行也辟諸

徒所傳也雖有舛焉者乎此之所失彼或存焉者亦有之參彼此以求之庶乎名與物不舛也邪傳舊故也馬融鄭玄旁通諸家有所譬定斯有所擯斥於是乎顓門之學廢而名與物舛焉者不復可得而識矣所不傳者多故也豈不惜乎自厥以降世載言以移唐有韓愈而文古今殊焉宋有程朱而學古今殊焉之數君子者皆稟豪杰之資雄睎一世慷慨自奮輒以聖人之道爲已任焉然其秉心之鋭能遑論其世哉迺意自耻諸理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矣殊不知今言非古言今文非古文吾居於其中而以是求諸古

迺能得其名者幾希且理者莫不適者也吾以我意而自取之是安能得聖人所爲物者哉名與物失焉而能得於聖人之道者未之有也故程朱所爲名亦其所自見耳非七十子之徒所傳孔子之道也則亦非古先聖王之道也故欲求聖人之道者必求諸六經以識其物求諸秦漢以前書以識其名名與物不舛而後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已故作辨名

道十二則

道者統名也以有所由言之蓋古先聖王所立焉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此以行而已亦由此以行也辟諸

正德

人由道路以行故謂之道自孝悌仁義以至於禮樂刑政合以名之故曰統名也先王聖人也故或謂之先王之道或謂之聖人之道凡爲君子者務由焉故亦謂之君子之道孔子之所傳儒者守焉故謂之孔子之道亦謂之儒者之道其實一也然先王代殊焉故曰先王之道者夏以夏商以商周以周皆在其代之辭也稱孔子以別它人焉稱儒者以別百家焉有對斯小故君子有時乎言之非恒言也夫道也者自上古聖人之時既已有所由焉至於堯舜而後道立焉歷殷周而後益備焉是更數千歲數十聖人盡其

聰明也孟子辨于聽焉

立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爲哉故早文武好古好學爲是故也宋儒誤讀中庸孟子書乃謂人性善故道率人性自然有之殊不知當其時老氏之徒盛以仁義爲僞故子思謂聖人率人性之自然以立道耳豈謂人率己性則自然有道乎孟子謂仁義之根於性耳善亦大槩言之豈謂人人不殊聖人乎遂以道屬諸人人而不屬諸聖人其究必至於以禮樂刑政爲粗迹焉殊不知道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也其解曰道者當行之理是言也以贊道則猶之可矣然亦僅足以勸人行

人由道路以行故謂之道自孝悌仁義以至於禮樂刑政合以名之故曰統名也先王聖人也故或謂之先王之道或謂之聖人之道凡爲君子者務由焉故亦謂之君子之道孔子之所傳儒者守焉故謂之孔子之道亦謂之儒者之道其實一也然先王代殊焉故曰先王之道者夏以夏商以商周以周皆在其代之辭也稱孔子以別它人焉稱儒者以別百家焉有對斯小故君子有時乎言之非恒言也夫道也者自上古聖人之時既已有所由焉至於堯舜而後道立焉歷殷周而後益備焉是更數千歲數十聖人盡其

心力智巧以成之豈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爲哉故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好古好學爲是故也宋儒誤讀中庸孟子書乃謂人性善故道率人性自然有之殊不知當其時老氏之徒盛以仁義爲僞故子思謂聖人率人性之自然以立道耳豈謂人率己性則自然有道乎孟子謂仁義之根於性耳善亦大槩言之豈謂人人不殊聖人乎遂以道屬諸人人而不屬諸聖人其究必至於以禮樂刑政爲粗迹焉殊不知道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也其解曰道者當行之理是言也以贊道則猶之可矣然亦僅足以勸人行

道之言耶由道則坦然不由道則冒蓁棘蹈險巇盍由焉乎是何足以盡道哉若取當行之理其臆而謂是聖人之道也則妄之甚者矣果其言之是乎孔子奚學以彼其聖人之智何所不知亦不思之甚也大氏先王之道若迂若遠常人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以道之難知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言以何貫之以其不可言也以其不可言也故先王立言與事以使守之詩書禮樂是其教也是故以顏子之知猶且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後見其如有所立卓爾若使道瞭

無此理豈不妄之甚乎文仁齋先生據易大傳一陰一陽而以所以往來爲解殊不知所謂一陰一陽者本語易道也大傳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其以變通爲言豈非易道邪何以盡先王之道乎且其言也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也夫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亦取諸其臆者也其人譏宋儒而蹈其轍欲以聖人之所不能言者使瞭然於一言均之亦宋儒之遺耳孔安國解論語曰道謂禮樂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又解孝經曰道者扶持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施於人則

道之言耶由道則坦然不由道則冐蓁棘蹈險巇盍由焉乎是何足以盡道哉若取當行之理其臆而謂是聖人之道也則妄之甚者矣果其言之是乎孔子奚學以彼其聖人之智何所不知亦不思之甚也大氐先王之道若迂若遠常人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以道之難知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言以何貫之以其不可言也以其不可言也故先王立言與事以使守之詩書禮樂是其教也是故以顏子之知猶且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後見其如有所立卓爾若使道瞭

然於一言則先王孔子已言之萬萬無此理豈不妄之甚乎如仁齋先生據易大傳一陰一陽而以所以往來爲解殊不知所謂一陰一陽者本語易道也大傳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其以變通爲言豈非易道邪何以盡先王之道乎且其言也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也夫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亦取諸其臆者也其人譏宋儒而蹈其轍欲以聖人之所不能言者使瞭然於一言均之亦宋儒之遺耳孔安國解論語曰道謂禮樂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又解孝經曰道者扶持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施於人則

變化其行而之正理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而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與人自信應物自治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小取焉小得福大取焉大得福天下行之而天下服其言雖淺乎亦猶爲不失古意蓋先王之立是道也其心在安天下後世焉故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是之謂也故先王之德仁莫大焉孔門之教以依於仁爲務故先王因人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爲之才立是道而俾天下後世由以行之各終其性命是其意豈欲人皆爲聖人乎又豈求使人人皆知之乎又豈以

字彙旁證假同兒

人乎要歸安民焉耳矣學者其

思言

又有曰夏之道曰殷之道曰周之道者蓋道者堯舜所立萬世因之然又有隨時變易者故一代聖人有所更定立以爲道而一代君臣由之以行焉是非必前代之道有所未足而更改之也亦非必前代之道已爲至而我故更改欲新天下之耳目也亦非必萬世因之者爲道之至而隨時更易者爲次也乃一代聖人有所前知數百歲之後而以此維持也運使不遽趨衰者存焉自非聖人之智未能與知其所以更

變化其行而之正理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而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與人自信應物自治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小取焉小得福大取焉大得福天下行之而天下服其言雖淺乎亦猶爲不失古意蓋先王之立是道也其心在安天下後世焉故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是之謂也故先王之德仁莫大焉孔門之教以依於仁爲務故先王因人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爲之才立是道而俾天下後世由以行之各終其性命是其意豈欲人皆爲聖人乎又豈求使人人皆知之乎又豈以

難知難行者強之人人乎要歸安民焉耳矣學者其思諸

又有曰夏之道曰殷之道曰周之道者蓋道者堯舜所立萬世因之然又有隨時變易者故一代聖人有所更定立以爲道而一代君臣由之以行焉是非必前代之道有所未足而更改之也亦非必前代之道已爲至而我故更改欲新天下之耳目也亦非必萬世因之者爲道之至而隨時更易者爲次也乃一代聖人有所前知數百歲之後而以此維持世運使不遽趨衰者存焉自非聖人之智未能與知其所以更

改之意者也凡諸雜見傳記者如朱善其末善及夏忠殷質周文之類皆孔子論禮樂之緒言亦以其時言之其時正值制作之秋故也非孔子優劣其道焉故如告顏淵四代禮樂亦學者以爲萬世不易之制者非矣

又有曰天之道曰地之道者蓋日月星辰繫焉風雷雲雨行焉寒暑晝夜往來不已深玄也不可測杳冥也不可度萬物資始吉凶禍福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靜而觀之亦似有其所由焉者故謂之天道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旁礴不可窮深厚不可盡萬

有不可知焉者徐而察之亦似有其所由焉者故謂之地道皆因有聖人之道借以言之耳

有曰小人道長曰戎狄之道者皆以其所由成俗自似有一道故言之

有曰善人之道曰無改於父之道者亦言其所由耳不必先王之道凡其意以此爲道而由之者也

有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也故雖一言半句亦稱爲道耳

曰一變至於道謂先王道行之世也曰可與適道謂

改之意者也凡諸雜見傳記者如朱善其未善及夏
忠殷質周文之類皆孔子論禮樂之緒言亦以其時
言之其時正值制作之秋故也非孔子優劣其道焉
如告顏淵四代禮樂亦學者以爲萬世不易之制者
非矣

又有曰天之道曰地之道者蓋日月星辰繫焉風雷
雲雨行焉寒暑晝夜往來不已深玄也不可測杳冥
也不可度萬物資始吉凶禍福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靜而觀之亦似有其所由焉者故謂之天道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旁礴不可窮深厚不可盡萬

物資生不爲乏焉死皆歸藏不爲增焉親而可知而
有不可知焉者徐而察之亦似有其所由焉者故謂
之地道皆因有聖人之道借以言之耳

有曰小人道長曰戎狄之道者皆以其所由成俗自
似有一道故言之

有曰善人之道曰無改於父之道者亦言其所由耳
不必先王之道凡其意以此爲道而由之者也

有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也
故雖一言半句亦稱爲道耳

曰一變至於道謂先王道行之世也曰可與適道謂

身合於先王之道也

曰至道曰大道尊先王之道之辭

曰志於道曰朝聞道曰天下有道曰國有道曰國無道曰無道之君曰就有道而正焉凡單言道者皆以先王之道言之無道者先王之道全亡也有道者不必全有也如有道之士以身有道藝言之先王之道在外六藝亦先王之道也故古以道藝竝稱大小之分耳雖其人有德然不知先王之道則不得稱有道之士後世道德之名混矣學者其審諸

得於性者

曰大學之道曰父之道曰母之道曰臣之道曰子之

道曰神道皆先王之道以其別言之

曰獲於上有道曰交朋友有道曰生財有大道皆謂術也術者謂由此以行自然不覺其至也如民可使由之有此意蓋先王之道皆術也是亦特以其別言之又如詩書禮樂爲四術亦謂由此以學自然不覺其成德也及於後世詐術盛興而後道學先生皆諱術字如荀子有大道術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其時近古猶未諱術字者可見也如曰要道亦要術耳

曰達道者謂先王之道通貴賤智愚賢不肖可皆由者也它如天子之道諸侯之道皆非人人得行者如

君子之道亦非民之所得行者則與此殊矣鄭玄以
爲百王通行之道後儒又因之而以互者槩聖人之
道誤矣如達孝亦謂武王周公能推其孝達諸天下
使天下之人伸其孝心故上文有父爲士子爲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達字之義可以見已後儒不知之
亦以天下皆稱其孝解之嗚呼天下皆稱其孝何必
武王周公已哉

德六則

德者得也謂人各有所得於道也或得諸性或得諸
學皆以性殊焉性人人殊故德亦人人殊焉夫道大
非聖人安能身合於道之大乎故先王立德之
名而使學者各以其性所近據而守之脩而崇之如
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及傳所謂仁智孝弟忠信恭儉
讓不欲剛勇清直之類皆是也蓋人性之殊譬諸草
木區以別焉雖聖人之善教亦不能強之故各隨其
性所近養以成其德德立而材成然後官之及其材
之成也雖聖人亦有不能及者如后夔之於樂禹之
於行水稷之於藝殖皆堯舜所不能及也故孔子之
於七十子亦因其材而篤焉如告子路以勇曾子以
孝可以見已及其德之成也如四科及賜也達由也

君子之道亦非民之所得行者則與此殊矣鄭玄以
爲百王通行之道後儒又因之而以互者梁聖人之
道誤矣如達孝亦謂武王周公能推其孝達諸天下
使天下之人伸其孝心故上文有父爲士子爲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達字之義可以見已後儒不知之
亦以天下皆稱其孝解之嗚呼天下皆稱其孝何必
武王周公已哉

德六則

德者得也謂人各有所得於道也或得諸性或得諸
學皆以性殊焉性人人殊故德亦人人殊焉夫道大

矣自非聖人安能身合於道之大乎故先王立德之
名而使學者各以其性所近據而守之脩而崇之如
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及傳所謂仁智孝弟忠信恭儉
讓不欲剛勇清直之類皆是也蓋人性之殊譬諸草
木區以別焉雖聖人之善教亦不能強之故各隨其
性所近養以成其德德立而材成然後官之及其材
之成也雖聖人亦有不能及者如后夔之於樂禹之
於行水稷之於藝殖皆堯舜所不能及也故孔子之
於七十子亦因其材而篤焉如告子路以勇曾子以
孝可以見已及其德之成也如四科及賜也達由也

果求也藝可以見已其所以養之爲之者則在禮樂焉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論語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謂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四子皆可爲成人也成人者成德也文之者謂德成而有光輝也非自外傅丹雘也是皆以一德言之不必兼衆德也聖人之心豈不欲人人兼衆德乎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則大夫諸侯之德不可以汎責人人者審矣是上古聖人所以立德之名以教人也朱子解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

少氏之作蓋仁者人性之所固有朱氏

傳曰苟非其人是其意以道爲心固不可離心而言然僅

檣 孟子一而充之字彙音廊張大也

鄉飲酒之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朱子意謂不言心而言身猶淺矣不知古言之失耳古無以身心對言者凡言身者皆謂已也已豈外心哉孟子曰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狀德之言也豈徒得於心之謂哉夫徒巧其言令其色固不可以爲德然徒得於心其失均焉且不以禮樂而以心是謂之不學無

果求也藝可以見已其所以養之篤之者則在禮樂焉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論語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謂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四子皆可爲成人也成人者成德也文之者謂德成而有光輝也非自外傅丹雘也是皆以一德言之不必兼衆德也聖人之心豈不欲人人兼衆德乎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則大夫諸侯之德不可以汎責人人者審矣是上古聖人所以立德之名以教人也朱子解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

而有得於心也夫道者先王之道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其德未成安能行道乎是其意以道爲當然之理故有是解已且德固不可離心而言然僅以心言之烏足以爲德哉鄉飲酒之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朱子意謂不言心而言身猶淺矣不知古言之失耳古無以身心對言者凡言身者皆謂已也已豈外心哉孟子曰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狀德之言也豈徒得於心之謂哉夫徒巧其言令其色固不可以爲德然徒得於心其失均焉且不以禮樂而以心是謂之不學無

術焉。不知循先王孔子教人之道故也。如仁齋先生以知德自負。乃爭性與德之名耳。亦誤讀孟子而至謂擴充四端以成德。則與朱子何別。既不屬諸先王又不知德以性殊。徒謂如藥有治病之德。如火有烹飪之德。是其所爭在全於養之後與全於性之初已。故其所謂德者。皆當其未成而言之。有名而無實。亦宋儒之歸哉。

有曰以德。曰尚德。曰知德。曰德不孤。曰懷德。曰好德。曰亂德之類。皆指有德之人也。

又有對怨而言者。如曰以德報怨。曰有德色。皆指恩

惠而言之。

達德者。謂德之通人人皆有之者也。子思此言本於孔子所謂君子道者三。然亦以夫婦之愚不肖所與知能行言之。則微乎微矣。豈孔門之舊哉。因子思有此言。而孟子又言仁義禮智人皆有之。皆所以與老氏爭仁義之非僞也。而道德之名紊焉。思孟皆以闢邪說爲主。所以失也。學者思諸。

至德者。謂德之至者也。孔子稱泰伯以其讓。稱周以其恭。書以允恭克讓稱堯。其爲至德可知已。然自非聖人之恭讓。則未足以爲至德焉。泰伯之讓以天下。

周之恭以天下是其所以爲至也以孝爲至德者以其爲爲仁之本也周官至德者謂聖人之德爲萬世之標準也敏德者謂德以性殊者也

明德者顯德也謂其德著明衆所皆見也故多以稱在上之德焉左傳成縛引詩其德克明而釋之曰照臨四方曰明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宮之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臧文仲曰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大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臧武仲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晏平仲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是皆泛稱君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孟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皆汎稱聖人之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然亦以其德顯明衆所皆知言之朱子虛靈不昧主心學古所無也

仁齋先生以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爲解僅足以解中庸引詩予懷明德而已皆求之太深之失也左傳非僻書二家未之考果何謂也

仁四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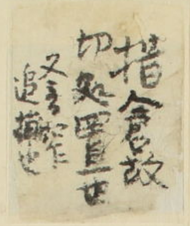
仁者謂長人安民之德也是聖人之大德也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則之故又謂之好生之德聖人者古之君天下者也故君之德莫尚焉是以傳曰爲人君止於仁聖人也者不可得而學矣後之君子學聖人之道以成其德者仁爲至焉故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所以命君子者以仁也故孔門之教必依於仁謂其心不與聖人之仁相離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而君子之所以爲德也蓋聖人之德莫不備焉何唯仁故仁者聖人之一德也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仁天下後世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衆美所會萃亦何唯仁人之學聖人之道者德以性殊亦何皆仁然聖人之道要歸安民而已矣雖有衆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人性雖殊乎然無知愚賢不肖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爲之才者一矣故資治於君資養於民農工商賈皆相資爲生不能去其群獨立於無人之鄉者唯人之性

為然夫君者群也是其所以群人而統一之者非仁乎安能焉學而成德者雖各以性殊乎其所學者皆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要歸安民故君子苟不依於仁何以能和順聖人之道以養成其德乎辟諸啗人不以五穀亦瘠而死耳且君之使斯民學以成其德將何用之亦欲各因其材以官之以供諸安民之職已故聖人之德雖備乎君子之德雖殊乎皆所以輔夫仁也且先王有聰明睿知之德制作禮樂立是道俾天下後世由是焉而後之君子奉以行之是雖有聰明睿知之德將安用之且先王之立是道也以仁

啗或食

故禮樂刑政莫非仁者是以苟非仁人何以能任先王之道以安天下之民哉故孔門之教以仁為至以依於仁為務而不復求為聖人者古之道為爾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夫道屬先王德屬我唯依於仁而後道與我可得而合焉此古來相傳之說也後世儒者不知聖人之道是以不知仁其說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又曰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又曰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是其所見根於佛老故其學主理主心又誤讀中庸孟子而以仁為性性人人殊則又以為其殊者氣質所為而理與聖人一矣是

其意謂仁者愛人。然愛者情耳。方其靜也。安見夫所謂愛者乎。然若愛之理。則稟諸天而具于心。是卽仁而心之德爲爾。人生之初。不與聖人殊。祇氣質人欲所錮。仁乃不全。及於學成而人欲盡。氣質化。則無適非仁矣。又其意謂天地之道。生生不已。稟諸人爲仁。故以流行見生生之意云爾。又其意謂仁爲心之全德。故兼義禮智信。是專言之仁也。其與義禮智信對言者。偏言之仁也。殊不知仁者德也。非性也。況理乎。仁以愛之。特言其一端耳。安得盡於仁乎。且孔子所謂愛人者。謂爲民父母也。苟非安民。烏足以爲民父



摳字彙引孟子宋人有晏子者按也

語愛則釋迦亦仁人耳。其無偏言。豈非妄乎。皆肆言其理而未睹夫道之失也。仁齋先生乃曰。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是又泥孟子而欲擴充惻隱之心以成仁。不屬諸先王。而屬諸人人。不知歸諸安民。而徒以慈愛言之。故其弊遂至以釋迦爲仁人。豈不謬乎。且孟子所謂擴充四端者。論說之言耳。初非語成仁之方也。辟諸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寸之苗。至於參天。苟使摳而

其意謂仁者愛人然愛者情耳方其靜也安見夫所謂愛者乎然若愛之理則稟諸天而具于心是即仁而心之德爲爾人生之初不與聖人殊祇氣質人欲所錮仁乃不全及於學成而人欲盡氣質化則無適非仁矣又其意謂天地之道生生不已稟諸人爲仁故以流行見生生之意云爾又其意謂仁爲心之全德故兼義禮智信是專言之仁也其與義禮智信對言者偏言之仁也殊不知仁者德也非性也況理乎仁以愛之特言其一端耳安得盡於仁乎且孔子所謂愛人者謂爲民父母也苟非安民烏足以爲民父母乎宋儒主心主心而語愛則釋迦亦仁人耳其無安民之德則非吾所謂仁也氣質可變乎人欲可盡乎何德非心苟以仁爲全德豈有所謂衆德乎專言偏言豈非妄乎皆肆言其理而未睹夫道之失也仁齋先生乃曰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是又泥孟子而欲擴充惻隱之心以成仁不屬諸先王而屬諸人人不知歸諸安民而徒以慈愛言之故其弊遂至以釋迦爲仁人豈不謬乎且孟子所謂擴充四端者論說之言耳初非語成仁之方也辟諸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寸之苗至於參天苟使擴而

長之引而伸之則火滅苗槁已假以風鼓之假以雨露灌溉之然後可以馴致燎原參天之盛也人亦若是焉禮樂以養之然後成仁德也不知者則謂禮樂外物也非在我者焉是不信聖人之教而欲以其私智成仁者也烏知風與雨露假之於外而其功若是其大焉乎禮樂之道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猶風雨自天祐之邪仁齋與宋儒均之不學無術已

有稱仁人而曰仁者如三仁以德如管仲以功二者皆以安民言之宋儒求仁於心故其說至管仲而窮矣仁齋亦求諸心其所以異於宋儒者唯不言天理

人欲已故其說亦至管仲而窮矣其謬可見已

有稱仁政而曰仁者如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及諸子問仁皆是也大氐問政與問仁相類問政者一邑之政也皆其人爲宰而問今日所行焉問仁者一國之政也皆爲其它日或得爲一國之政而預問焉如孔子之告顏子子張直以天下言之可以見已行仁政以脩身爲本身苟不脩雖行仁政民不從之中庸舉九經首脩身亦此意故孔子所答皆脩身之事焉後儒不知之誤以爲語成仁之方謬之大者也夫先王之教詩

書禮樂而已矣。禮樂不言。習以成德。豈外此而別有所謂成仁之方乎。且先王之道。本爲安民立之。故其言脩身者。亦皆以爲行仁之本已。豈徒成己哉。後儒狃聞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謂天下國家舉而措之。是以其解仁或以天理。或以愛。專歸重於內。而止於成己。豈不悲乎。

有論說道藝而曰是仁也者。是非稱先王之德也。亦非稱仁人與仁政也。乃贊道之德者已。後儒不察。混而一之。詳見下仁義。

義第八章

智二則

智亦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亦不可言。而二之曰聖曰智。是也。故凡經所言。如知禮知言。知道知命。知德言之。知人是也。知道者。知先王之道也。是統其全言之。無所不包。故難其人焉。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難辭也。知禮者。知先王之禮也。知言者。知先王之法言也。之二者。道之分也。分而言之。所以便學者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詩書言也。義之府也。知言則知義。知禮與義。則道庶幾可以盡焉。不言樂者。亦難其人焉。孔子稱臧文仲。不智者三。皆謂其不知禮矣。可見古者

義第八章中仁字並稱之詳之九

知者力學而文支而二之者蓋即知禮知言也

書禮樂而已矣。禮樂不言。習以成德。豈外此而別有所謂成仁之方乎。且先王之道。本爲安民立之。故其言脩身者。亦皆以爲行仁之本已。豈徒成已哉。後儒狃聞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謂天下國家舉而措之。是以其解仁或以天理。或以愛。專歸重於內。而止於成已。豈不悲乎。

有論說道藝而曰是仁也者。是非稱先王之德也。亦非稱仁人與仁政也。乃贊道之德者已。後儒不察混而一之。詳見下仁義。

義第八章

智二則

智亦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亦不可得而學焉。故岐而二之。曰聖曰智。是也。故凡經所謂智。皆以君子之德言之。如知禮知言知道知命知人是也。知道者。知先王之道也。是統其全言之。無所不包。故難其人焉。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難辭也。知禮者。知先王之禮也。知言者。知先王之法言也之二者。道之分也。分而言之。所以便學者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詩書言也。義之府也。知言則知義。知禮與義。則道庶幾可以盡焉。不言樂者。亦難其人焉。孔子稱臧文仲。不智者三。皆謂其不知禮矣。可見古者

以不知禮爲不智已孟子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也苟能知先王之法言則規矩在我足以知人之言焉故下以詖淫邪遁言之耳後儒不知道故直謂孟子知人之言也聽訟吾猶人也是雖孔子不敢自道知人之言況孟子而能之乎故詖淫邪遁亦好辯之過也然又每以規矩爲言則知其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已知命者知天命也謂知天之所命何如也先王之道本於天奉天命以行之君子之學道亦欲以奉天職焉耳我學道成德而爵不至是天命我以使傳道於人也君子教學以爲事人不知而不慍是

之謂知命凡人之力有及焉有不及焉強求其力所不及者不智之大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後儒或曰知其所以然之理或曰知吉凶禍福或曰名利得失毫不動心皆不知道者之言也已知人者謂知仁賢也是智之大者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是皐陶立智仁二德以爲萬世法蓋制作禮樂者聖人之智而非通下者焉然至其所以平治天下者則不出於是二言也雖後世之君雜霸之主亦非是二者則不能成其隨分之治也至哉言乎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

雖堯舜亦有所不能是二者也豈非至言哉且先王之道爲安民設則宜若莫大於安民者而知人先之孔子稱智仁亦智先於仁是無它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行故也自古贊聖賢之君必言其得賢人而臣之而其它善政不遑及之者爲是故也故智之爲德莫大於知人焉祇所謂知人者世儒多謂人之智愚賢不肖其所長其所短妍媸悉照毫釐弗遺是謬之大者也大氐古所謂知人者在知其所長而其所短不必知焉及其至者則必稱能知仁賢之人謂之知人焉故樊遲不達知人之義則子夏釋之曰舜舉

皐陶湯舉伊尹可見古之道爲爾夫人之知人各於其倫唯聖知聖賢知賢人之爲才相倍蓰相什佰千萬則賢者之難知豈不宜乎況我不及其賢而能知之如高宗之於傅說桓公之於管仲可不謂難乎不爾堯之於鯀徒知其才而不知其惡謂之不知人可乎故堯之知人在知舜而不在知鯀古之道爲爾後之學者昧乎斯義而欲悉知其長短得失無所逃其藻鑒是曹孟德之所尚耳豈古之道哉然求其所以失之則昉於孟子邪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其意亦謂聖人之道率人性而立焉祇好辯之甚不覺

其言有弊耳後儒弗之察乃以天下之理曉然洞徹莫所疑惑爲解殊不知是世俗所謂智而非先王之道所尚也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知者利仁是其意謂知仁莫尚焉不知者則又謂窮盡天下之理而後知仁莫尚焉故宋儒有格物窮理之說又不知窮理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而非學者之事也大學所謂格物者謂習其事之久自然有所得有所得而後所知始明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豈窮盡天下之理之謂哉苟非遵先王之教習其事之久則所知皆世俗之知也何以能知仁之可尚乎故孔子所謂知禮

知言知道知命知人皆以先王之道言之者也宋儒所謂格物窮理是是非非之類皆以世俗之智言之者也祇小人攸力君子攸心是以世之君子喜自用其智而不肎遵先王之道者比比皆然故孔子每稱好仁好德好禮好義而未嘗稱好智者爲是故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可見不遵先王之道則不能成其智也學者其思諸

孟子有德慧術知之文是古言也非孟子所創也謂慧由德而生智由道術而生者也古之所謂知者必學道術以成其德而知慧至焉格物致知是之謂也

知之不由德術來者不足以爲知古之道爲爾

聖四則

聖者作者之稱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表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古之天子有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有所制作功侔神明利用厚生之道於是乎立而萬世莫不被其德所謂伏羲神農黃帝皆聖人也然方其時正德之道未立禮樂未興後世莫得而祖述焉至於堯舜制作禮樂而正德之道始成焉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刑措不用天下大治王道肇是矣是其人

漓水滲入也 漓沿流徙貌 亡

漓又漓也 漓又滲也 浸也

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立人之極孔子序書所以斷自唐虞者爲是故也三代聖人亦皆遵堯舜之道制作禮樂以立一代之極蓋歲月弗反人亡世遷風俗日漓以汚以衰辟諸川流滔滔不可得而挽也三代聖人知其若是乃因前代禮樂有所損益以維持數百年風俗使其不遽趨衰者於是乎存焉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德其廣大高深莫不備焉者豈可名狀乎祇以其事業之大神化之至無出於制作之上焉者故命之曰聖人已至於孔子則生不遭時不能當制作之

知之不由德術來者不足以爲知古之道爲爾

聖四則

聖者作者之稱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表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古之天子有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有所制作功侔神明利用厚生之道於是乎立而萬世莫不被其德所謂伏羲神農黃帝皆聖人也然方其時正德之道未立禮樂未興後世莫得而祖述焉至於堯舜制作禮樂而正德之道始成焉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刑措不用天下大治王道肇是矣是其人倫之至參贊造化有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立以爲萬世之極孔子序書所以斷自唐虞者爲是故也三代聖人亦皆遵堯舜之道制作禮樂以立一代之極蓋歲月弗反人亾世遷風俗日漓以汚以衰辟諸川流滔滔不可得而挽也三代聖人知其若是乃因前代禮樂有所損益以維持數百年風俗使其不遽趨衰者於是乎存焉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德其廣大高深莫不備焉者豈可名狀乎祇以其事業之大神化之至無出於制作之上焉者故命之曰聖人已至於孔子則生不遭時不能當制作之

任而方其時先王之道廢壞已極乃有非先王之道而命以爲先王之道焉者有先王之道而黜不以爲先王之道焉者是非淆亂不可得而識也孔子訪求四方釐而正之然後道大集於孔子而六經於是乎書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之謂也且其一二所與門人言禮樂者制作之心可得而窺矣故當時高第弟子如宰我子貢有若既稱以爲聖人者不翅以其德亦爲制作之道存故也段使無孔子則先王之道亡久矣故千歲之後道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雖邪說異教之徒亦莫有謂孔子非聖人者

則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果徵於今日焉耳矣夫孔子之德至矣然使無宰我子貢有若子思之言則吾未敢謂之聖人也以吾非聖人而不能知聖人也夫我以吾所見定其爲聖人僭已僭則吾豈敢我姑以衆人之言定其爲聖人無特操者已無特操則吾豈敢雖然古聖人之道藉孔子以傳焉使無孔子則道之亡久矣千歲之下道終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則我亦見其賢於堯舜也已益孔子之前無孔子孔子之後無孔子吾非聖人何以能定其名乎故且比諸古作者以聖人命之耳

任而方其時先王之道廢壞已極乃有非先王之道而命以爲先王之道焉者有先王之道而黜不以爲先王之道焉者是非淆亂不可得而識也孔子訪求四方釐而正之然後道大集於孔子而六經於是乎書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之謂也且其一二所與門人言禮樂者制作之心可得而窺矣故當時高第弟子如宰我子貢有若既稱以爲聖人者不翅以其德亦爲制作之道存故也段使無孔子則先王之道亾久矣故千歲之後道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雖邪說異教之徒亦莫有謂孔子非聖人者則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果徵於今日焉耳矣夫孔子之德至矣然使無宰我子貢有若子思之言則吾未敢謂之聖人也以吾非聖人而不能知聖人也夫我以吾所見定其爲聖人僭已僭則吾豈敢我姑以衆人之言定其爲聖人無特操者已無特操則吾豈敢雖然古聖人之道藉孔子以傳焉使無孔子則道之亾久矣千歲之下道終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則我亦見其賢於堯舜也已益孔子之前無孔子孔子之後無孔子吾非聖人何以能定其名乎故且比諸古作者以聖人命之耳

周禮六德曰智曰聖是以聖人之德而二之以爲君子之德益人之性不同故其智有能通政治之道者命之曰智有能通禮樂鬼神之道者命之曰聖故其所謂聖亦非若聖人之德焉唐虞九官乃有九德周六官乃有六德德以性殊德成而官之故虞周官制之異其立德所以不同也故智者冢宰之材也仁者司徒之材也聖者宗伯之材也義者司馬之材也忠者司寇之材也和者司空之材也冢宰掌邦治以知人爲要務司徒掌邦教職在親民宗伯掌邦典乃禮樂鬼神之事司馬掌邦政乃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乎司寇掌邦刑非懇篤詳悉能盡其心者不能也司空掌邦事順水土之性和百工之業以此觀之聖智之分可見已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左傳臧武仲雨行人譏其非聖人是古來皆稱智之微妙者以爲聖也

後儒有謂湯武非聖人者是無忌憚之甚者也其說本於誤解孔子武未盡善孟子性之身之焉殊不知孔子語樂而未及舜武之德孟子但言堯舜生知而湯武乃學堯舜之道以成其德耳豈優劣之論乎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指七人其所制作禮樂政教

周禮六德曰智曰聖是岐聖人之德而二之以爲君子之德葢人之性不同故其智有能通政治之道者命之曰智有能通禮樂鬼神之道者命之曰聖故其所謂聖亦非若聖人之德焉唐虞九官乃有九德周六官乃有六德德以性殊德成而官之故虞周官制之異其立德所以不同也故智者冢宰之材也仁者司徒之材也聖者宗伯之材也義者司馬之材也忠者司寇之材也和者司空之材也冢宰掌邦治以知人爲要務司徒掌邦教職在親民宗伯掌邦典乃禮樂鬼神之事司馬掌邦政乃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

事非義則何以得其宜乎司寇掌邦刑非懇篤詳悉能盡其心者不能也司空掌邦事順水土之性和百工之業以此觀之聖智之分可見已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左傳臧武仲雨行人譏其非聖人是古來皆稱智之微妙者以爲聖也

後儒有謂湯武非聖人者是無忌憚之甚者也其說本於誤解孔子武未盡善孟子性之身之焉殊不知孔子語樂而未及舜武之德孟子但言堯舜生知而湯武乃學堯舜之道以成其德耳豈優劣之論乎葢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者七人其所制作禮樂政教

君子學焉故祀諸學傳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是學無所祀之神何所受成何所告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在泮獻功是其事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是天子大學兼四代之制合祀四代聖人者審矣夫古者祭祖配之天則祖宗與天一矣是天子興大事其所受命唯天與先聖已故曰

寫本矣作豈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是君子所畏亦唯天與先聖已是雖異代聖人尊崇之若是其至也況夏之於禹商之於湯周之於文武皆開國太祖道所自出天下無貴賤奉其禮樂法制不敢違之而奚議爲古之道爲爾故孔子而上莫有優劣聖人之德者矣夫聖人亦人耳人之德以性殊雖聖人其德豈同乎而均謂之聖人者以制作故也唯制作之迹可見矣就其可見以命之而不敢論其德尊之至也古之道爲爾後儒貴精賤粗之見爲主於內故不知禮樂謂之道也又一聖人之稱因制作命之也

徒以其德論之而不知德亦以性殊也德之殊不足以病其聖也妄意謂聖人之德宜一焉而睹其有殊則曰孔子優於堯舜矣曰湯武非聖人矣豈非無忌憚之甚者乎尋其禍端亦肪於子思孟子已方子思之時老氏之徒盛而有謂孔子非聖人者故子思作中庸書專贊孔子之德孔子學先王之道者也故子思言學可以至聖人不唯生知爲聖人孔子非作者故唯以其德言之然子思孔子之孫而親見孔子其所傳之未渝也故其論道必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論孔子必以雖善無位不能制作禮樂古之道存故

差降 差言其聖人爲差等而以降之也 聖者善之極賢者材德之教也

空羽雀鄒行刑名之流皆有所創作各爲道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故孟子亦唯以德言聖而不復及制作然其意謂古之聖人皆作者也孔子非作者也故以孔子比古之聖人難乎爲言於是乎旁引古之賢人德行高者比諸孔子以見孔子之盛也是其以夷惠爲聖人古所無而孟子取諸其臆以濟一時之辯不復顧其有後災者雖非其罪亦其過也已夫聖人聰明睿智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乎其德之神明不測豈可得而窺乎故古之學而爲聖人者唯湯武孔子耳故古之善學聖人者

徒以其德論之而不知德以性殊也德之殊不足以病其聖也妄意謂聖人之德宜一焉而睹其有殊則曰孔子優於堯舜矣曰湯武非聖人矣豈非無忌憚之甚者乎尋其禍端亦昉於子思孟子已方子思之時老氏之徒盛而有謂孔子非聖人者故子思作中庸書專贊孔子之德孔子學先王之道者也故子思言學可以至聖人不唯生知爲聖人孔子非作者故唯以其德言之然子思孔子之孫而親見孔子其所傳之未渝也故其論道必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論孔子必以雖善無位不能制作禮樂古之道存故

也至孟子之時墨翟鄒衍刑名之流皆有所創作各以爲道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故孟子亦唯以德言聖而不復及制作然其意謂古之聖人皆作者也孔子非作者也故以孔子比古之聖人難乎爲言於是乎旁引古之賢人德行高者比諸孔子以見孔子之盛也是其以夷惠爲聖人古所無而孟子取諸其臆以濟一時之辯不復顧其有後災者雖非其罪亦其過也已夫聖人聰明睿智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乎其德之神明不測豈可得而窺乎故古之學而爲聖人者唯湯武孔子耳故古之善學聖人者

必遵聖人之教禮樂以成德子思所言是已孟子雖言不及禮樂然其所謂人可以爲堯舜者亦唯謂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而已矣不必求爲聖人也後儒乃不察二子所以言之意妄意求爲聖人於是乎欲詳論聖人之德以爲學者之標準遂有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陰陽合德不偏不倚之說是其操心之銳以聖智自處喜測其不可測者而以不可學者強之人人其究必立德之至者以律之則其優劣古聖人之德亦勢之所必至也其說雖根於孟子然所附益豈小小哉要之不學之過也已豈不悲乎

渾比天地大宇宙

人賢人之名古亦未有所階級之也唯聖人以命作者而賢人者以材德言之拔乎其萃之名也夫聖人亦拔乎其萃者也故差而降之賢者亦有數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易大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段使後人措辭必曰聖人故知賢人泛稱已至於揚子雲始曰聖人之言如天賢人之言如地自是之後聖賢遂爲階級之名也至謂孔子大聖顏子亞聖孟子亞聖之次則亦竊倣浮屠如來菩薩補處之稱可謂近戲已

禮三則

必遵聖人之教禮樂以成德子思所言是已孟子雖言不及禮樂然其所謂人可以爲堯舜者亦唯謂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而已矣不必求爲聖人也後儒乃不察二子所以言之意妄意求爲聖人於是乎欲詳論聖人之德以爲學者之標準遂有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陰陽合德不偏不倚之說是其操心之銳以聖智自處喜測其不可測者而以不可學者強之人人其究必立德之至者以律之則其優劣古聖人之德亦勢之所必至也其說雖根於孟子然所附益豈小小哉要之不學之過也已豈不悲乎

聖人賢人之名古亦未有所階級之也唯聖人以命作者而賢人者以材德言之拔乎其萃之名也夫聖人亦拔乎其萃者也故差而降之賢者亦有數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易大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段使後人措辭必曰聖人故知賢人泛稱已至於揚子雲始曰聖人之言如天賢人之言如地自是之後聖賢遂爲階級之名也至謂孔子大聖顏子亞聖孟子亞聖之次則亦竊倣浮屠如來菩薩補處之稱可謂近戲已

禮三則

禮者道之名也先王所制作四教六藝是居其一所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其物也六藝書數爲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專務御亦士所職射雖通乎諸侯其所謂射以禮樂行之非若民射主皮者比焉唯禮樂乃藝之大者君子所務也而樂掌於伶官君子以養德耳至於禮則君子以此爲顓業是以孔子少以知禮見稱之周問禮於老聃之郊之杞之宋唯禮之求子夏所記曾子所問七十子皆斷斷於禮見檀弓諸篇三代君子之務禮可以見已蓋先王知言語之不足以教人也故作禮樂以教之知政刑之不足以安民也故作禮樂以化之禮之爲體也蟠於天地極乎細微物爲之則曲爲之制而道莫不在焉君子學之小人由之學之方習以熟之默而識之至於默而識之則莫有所不知焉豈言語所能及哉由之則化至於化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有不善哉是豈政刑所能及哉夫人言則喻不言則不喻禮樂不言何以勝於言語之教人也化故也習以熟之雖未喻乎其心志身體既潛與之化終不喻乎且言而喻人以爲其義止是矣不復思其餘也是其害在使人不思已禮樂不言不思不喻其或雖思不喻也亦末如之

何矣則旁學它禮學之博彼是之所切劘自然有以
喻焉學之既博故其所喻莫有所遺已且言之所喻
雖詳說之亦唯一端耳禮物也衆義所苞塞焉雖有
巧言亦不能以盡其義者也是其益在默而識之矣
先王之教是其所以爲至善也是禮樂之教雖在默
而識之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孔子有時乎
舉一隅以語其義義者先王所以制禮之義戴記所
載皆是已祇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七十子之
信先王者不及孔子之信先王也其人之信七十子
者亦不及七十子之信孔子也故其欲喻人之急論

說其義之弗已日以蔓衍以至於戰國之時義遂離
乎禮而孤行不復就禮言其義觀孟子書可見已自
此其後去古益遠義理之說益盛囂囂然以亂天下先
王孔子之教蕩乎盡焉悲夫如漢儒以仁義禮智爲
性乃本於孟子仁義禮智根於性然孟子豈以此爲
性乎仁智德也禮義道也先王率人性以立道德故
孟子謂根於性耳祇其好辯與外人爭口不擇言取
諸臆以言之致其旨遂晦也至於程子解禮樂專以
序和爲言是其意以禮樂爲粗迹以其理爲精微故
以序和言之豈不老莊之遺乎段使其言之是乎先

王之不以序和爲教而故作禮樂是其智不及程子不爾亦喜故難人也且序豈足盡禮而和盡樂乎可謂鹵莽已朱子釋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是其意亦非不識禮爲先王之禮然既以爲性則難乎其言故以天理彌縫之而謂禮雖在彼乎其理具于我則禮庶乎可以爲性云爾亦佛氏事理無礙之說耳此皆不善讀孟子之失也試觀孟子既曰恭敬之心禮也而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則知其心急於爭內外不復擇言任口言之故或以恭敬或以辭讓初無定說焉夫恭敬辭讓之不足以盡禮雖孟子豈不知之乎祇以行禮之心言之而不及禮之義則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而不直以爲性者豈不章章乎哉如仁齋先生以仁義禮智爲德亦爭性與德之名耳其實亦不出宋儒之見也故其釋禮曰尊卑上下等威分明不少踰越其舍先王之禮而爲是言豈勝宋儒而上之乎且其言但以在外者言之而不與孟子恭敬辭讓之心相應亦自與其以爲德者相盭何況足以盡先王之禮乎嗚呼先王之思深遠也在千載之上而既知言語之教不足以盡乎道是故制作禮樂以教人而後之學者猶且舍其教唯言語是

曲当作平

二

務夫舍其禮而不使學而欲以己之言盡夫先王之禮多見其不知量已辟諸舍彼規矩準繩而不用曰汝苟用吾言則雖舍規矩準繩亦足以爲方圓曲直焉豈不妄哉

書曰天秩有禮是堯舜之制禮奉天道以行之所以神其教也如三代天子出一政興一事亦皆祀祖宗配之天而以天與祖宗之命出之以卜筮行之古之道爲爾後儒不識其意而以爲天者自然也謂自然有是禮也是其天理節文之所本自殊不知以天爲自然者老莊之意而古所無焉若果使禮自然有之

辰八月某日已刊悉校了

三

則如三代殊其禮其謂之何故其究不得不以天理爲精微以禮爲粗迹苟得其精微則若其粗迹左之亦可右之亦可也然則如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亦何守其粗迹若是其嚴也故其究亦不得不外三代之禮而別立一定不易之禮矣故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夫周禮者周公所立成王伯禽親受之周公而既爲非禮則程子所謂禮豈非外周禮而別有之乎嗚呼外先王之禮而別立己所謂禮其僭妄亂道之極可以見已周禮以禮教中是或釋者之言誤入經文者已然亦

曲当作平

二

務夫舍其禮而不使學而欲以己之言盡夫先王之禮多見其不知量已辟諸舍彼規矩準繩而不用曰汝苟用吾言則雖舍規矩準繩亦足以爲方圓曲直焉豈不妄哉

書曰天秩有禮是堯舜之制禮奉天道以行之所以神其教也如三代天子出一政興一事亦皆祀祖宗配之天而以天與祖宗之命出之以卜筮行之古之道爲爾後儒不識其意而以爲天者自然也謂自然有是禮也是其天理節文之所本自殊不知以天爲自然者老莊之意而古所無焉若果使禮自然有之

三

則如三代殊其禮其謂之何故其究不得不以天理爲精微以禮爲粗迹苟得其精微則若其粗迹左之亦可右之亦可也然則如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亦何守其粗迹若是其嚴也故其究亦不得不外三代之禮而別立一定不易之禮矣故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夫周禮者周公所立成王伯禽親受之周公而既爲非禮則程子所謂禮豈非外周禮而別有之乎嗚呼外先王之禮而別立己所謂禮其僭妄亂道之極可以見已周禮以禮教中是或釋者之言誤入經文者已然亦

古之言也蓋先王立禮以爲民極極中也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故謂之中焉非使人求無過不及之理以爲禮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是所謂中者聖人所獨知而非衆人所及故立禮以爲民極也後世義理之學盛而儒者唯義理是視不知就禮以求其中徒取中其臆而謂是可以合禮焉如周子以中正易禮智是也人間北看成南東家之西西家爲東恣以其意言之而中於是乎移極於是乎壞豈不悲乎且聖人之立禮也慮世之日趨文也故其以爲中者豈必無過不及之謂乎學者思諸

東家丘函未校出不

有教蓋有其品也

立道之名也蓋先王之立禮其爲教亦居矣吉凶禮有一定之體而天下之事無窮故又立義焉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禮樂相須樂未有離禮孤行者故曰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禮以守常義以應變舉此二者而先王之道庶乎足以盡之矣故古者多以禮義對言爲是故也人多知禮爲先王之禮而不知義亦爲先王之義故其解皆不通矣蓋義者道之分也千差萬別各有所宜故曰義者宜也先王既以其千差萬

古之言也。蓋先王立禮以爲民極。極中也。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故謂之中焉。非使人求無過不及之理以爲禮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是所謂中者。聖人所獨知。而非衆人所及。故立禮以爲民極也。後世義理之學盛。而儒者唯義理是視。不知就禮以求其中。徒取中其臆而謂是可以合禮焉。如周子以中正易禮智。是也。人間北看成南。東家爲西。西家爲東。恣以其意言之。而中於是乎移。極於是乎壞。豈不悲乎。且聖人之立禮也。慮世之日趨文也。故其以爲中者。豈必無過不及之謂乎。學者思諸。

義八則

義。亦先王之所立。道之名也。蓋先王之立禮。其爲教亦周矣哉。然禮有一定之體。而天下之事無窮。故又立義焉。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禮樂相須。樂未有離禮孤行者。故曰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禮以守常。義以應變。舉此二者而先王之道庶乎足以盡之矣。故古者多以禮義對言。爲是故也。人多知禮爲先王之禮。而不知義亦爲先王之義。故其解皆不通矣。蓋義者道之分也。千差萬別。各有所宜。故曰義者宜也。先王既以其千差萬

別者制以爲禮學者猶傳其所以制之意是所謂禮之義也而其以空言傳者是所謂義也故禮義皆自古傳之豈非先王之義乎韓退之曰行而宜之之謂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皆不知義爲先王之義乃取諸臆以爲義也夫取諸臆以爲義是非義之義所由生也朱子本於孟子義內之說然孟子之意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故義有所合於人心耳豈以義爲性乎其在先王誠亦取諸其心焉耳矣然先王之意本爲安民故也且其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故所立以爲義者千差萬別各

百里奚推陸里子程敬

人所能哉且不知義以安民爲本徒據宋儒之說取諸其臆以爲義是後世之說雖若可觀而其所以盭於先王之道者爲是故也又如以裁割決斷爲義亦執先王之義而以此裁割決斷已苟不知先王之義則猶空手裁物安能之乎又人多以義理竝言如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也是亦不知義者之言也假如日行可百里而不可二百里是理也必求其二百里是非理也一日而百里二日而二百里是謂之合理而已矣未得謂之合義焉猶之行百里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

別者制以爲禮學者猶傳其所以制之意是所謂禮之義也而其以空言傳者是所謂義也故禮義皆自古傳之豈非先王之義乎韓退之曰行而宜之之謂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皆不知義爲先王之義乃取諸臆以爲義也夫取諸臆以爲義是非義之義所由生也朱子本於孟子義內之說然孟子之意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故義有所合於人心耳豈以義爲性乎其在先王誠亦取諸其心焉耳矣然先王之意本爲安民故也且其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故所立以爲義者千差萬別各

合其宜是豈人人所能哉且不知義以安民爲本徒據宋儒之說取諸其臆以爲義是後世之說雖若可觀而其所以盭於先王之道者爲是故也又如以裁割決斷爲義亦執先王之義而以此裁割決斷已苟不知先王之義則猶空手裁物安能之乎又人多以義理竝言如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也是亦不知義者之言也假如日行可百里而不可二百里是理也必求其二百里是非理也一日而百里二日而二百里是謂之合理而已矣未得謂之合義焉猶之行百里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

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是所謂禮也去父母之邦遲遲吾行豈窮日之力哉是所謂義也故理雖不學可知而若禮與義非君子則不能知之故人之不爲非理之事未足以爲君子唯不爲非禮與非義然後可以爲君子也故以義理竝言者不知義者之言也人有恒言曰是某詩之義也是某字之義也是豈有裁割斷制之意哉亦以古來相傳者命爲義已如詩有六義亦豈裁割斷制之意哉以謂用詩之道古來相傳有此差別已又如老子所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告子長者在彼故敬無則不敬是在外也孟子曰有則敬非自己心出哉是義在己心內也或並其以義為道

而寫本作則

以古言言之其意以仁義禮爲先王所造爲非自然之道故有是言已告子義外之說亦然若使告子果不知義則孟子必辯之觀於孟子不爾而但辯其內外則知告子之言不謬也是老子告子孟子皆以先王之義爲義也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而義不可勝用也是裁割斷制之說所本也夫人皆有羞惡之心是故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以死是豈義哉且人之所不爲者豈皆合於義乎孟子而以此爲義亦妄已故知孟子

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是所謂禮也去父母之邦遲遲吾行豈窮日之力哉是所謂義也故理雖不學可知而若禮與義非君子則不能知之故人之不爲非理之事未足以爲君子唯不爲非禮與非義然後可以爲君子也故以義理竝言者不知義者之言也人有恒言曰是某詩之義也是某字之義也是豈有裁割斷制之意哉亦以古來相傳者命爲義已如詩有六義亦豈裁割斷制之意哉以謂用詩之道古來相傳有此差別已又如老子所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而寫本作則

後義失義而後禮是雖譏聖人之道乎亦可見古人以古言言之其意以仁義禮爲先王所造爲非自然之道故有是言已告子義外之說亦然若使告子果不知義則孟子必辯之觀於孟子不爾而但辯其內外則知告子之言不謬也是老子告子孟子皆以先王之義爲義也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而義不可勝用也是裁割斷制之說所本也夫人皆有羞惡之心是故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以死是豈義哉且人之所不爲者豈皆合於義乎孟子而以此爲義亦妄已故知孟子

之意必不爾也古之君子行一事出一謀不取諸其臆而必稽諸古援先王之禮與義以斷之是以古人有所論說必引詩書者以斯道也又如仁齋先生以義爲德其言曰爲其所當爲而不爲其所不當爲之謂義是據孟子之言爲是解然其所謂所當爲所不當爲者吾不知自取諸其臆歟將取諸先王之義歟若自取諸其臆則亦朱子之意而易其辭者已若取諸先王之義則豈可以爲德乎其謬可見已嗚呼先王之制義誠亦上無所稽而獨取諸其心是其所以爲聖人也後之君子學成其德者其或一二取諸其

心者亦何無之然是又非人人所能矣無規矩故也後儒之教人乃舍先王之義而使自取諸其臆豈不謬乎是無它不知孟子之言皆有所爲而言之而必欲援其言以爲解故也辟諸醫以藥治病病愈後猶服其藥弗已惑之甚者也

古者未有以義爲德之名者唯周禮六德有之蓋以大司馬之材言之也大司馬掌賞罰黜陟軍旅田獵皆取當之事而賞罰黜陟以當乎義爲貴軍旅田獵皆取當於急遽之際故非熟於先王之義應變不謬者不能已然是士君子之本業凡仕者皆然故它書莫有以

為德者也如曰義士也曰義人也皆以其所為合乎義遂贊其人之言也皆以一事言之其實非以為德之名也

如曰君臣有義也主臣言之蓋君統其全者也先王之道在安民是以非仁人則不能任道矣故曰為人君止於仁臣亦任先王之道者也然君統其全而臣任其分各有官守各有所事千差萬別非義則不能故以義為臣之道也如教子以義方亦謂教臣之道也各有官守彼不通此是之謂方唯義為爾論語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曰行義以達其道謂仕以

行其所學先王之義也

易大傳曰何以聚民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論語曰見利思義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民以營生為務故以財利為心者民之業為爾君子學先王之道仕以共天職故以義為其道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亦略舉仕者所務官守之事言之理財者冢宰司徒司空之事正辭者宗伯之事禁民為非者司馬司寇之事也

古以詩書為義之府書者帝王大訓萬世奉以為道而其片辭隻言足援以斷事故謂之義之府者不亦

然乎至於詩之爲義之府則人多難其解矣夫古之詩猶今之詩也其言主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哉後儒以爲勸善懲惡之設者皆不得其解者之言已葢先王之道緣人情以設之苟不知人情安能通行天下莫有所窒碍乎學者能知人情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以詩爲義之府者必併書言之已是先王之教所以爲妙也豈淺智之所能知乎

有曰德義之經者德以人言之義以事言之故古有是言如德之則義之府亦以德義對言

有曰天之經地之義也贊禮之言也經者謂禮之大

者能持衆義如經緯之經焉義者謂禮之細者各制其宜焉所以謂之天地者贊辭已

仁義並稱六經論語莫有是言矣主行之故也七十子而後以論說道藝爲務論說之弗已日見其趣念益自喜以言之亦自不覺其流於玩先王之道也是勢之所必至道之汚隆繫焉於是乎以仁義並言遂至於以命先王之道已然其初去聖人未遠故其言亦不盭於道如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夫先王之

道雖博乎莫不歸於安民者是所謂仁也然仁不可以言盡焉故作禮樂以教之是所謂藝也義亦先王所立詩書所載是也先王之教立禮義以爲人之大端故書論語中庸皆以禮義竝言而不以仁義竝言何則仁者大德也非義之倫也禮義皆道也非德也仁義竝言則比其非倫而遺乎禮故古之教不然然至於論說道藝則有時乎以仁義竝言如禮運說卦之言焉禮運之所論說者在禮也故以仁義贊禮之德已先王之禮雖繁乎莫不歸於安民者則仁其統也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有義存焉是仁統其全而

岐仁義

岐孔義而二之而行之無蓋於曰自先王之教中別分之仁義二字二之而爲名目未之有也

分仁之節也集衆義而禮立焉講於仁講如講若畫一之講說易也故亦以贊易之德已陽大而仁陰小而有所別焉故喻以義陰陽渾渾淪淪何往非仁差差別別何往非義是易禮運皆雖以仁義竝言然未嘗岐仁義以二之其所以不盭於道也又如樂記曰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鄉飲酒之義曰天地嚴凝之氣

淪

龍春切率也又渾淪未相離貌

道雖博乎莫不歸於安民者是所謂仁也然仁不可以言盡焉故作禮樂以教之是所謂藝也義亦先王所立詩書所載是也先王之教立禮義以爲人之大端故書論語中庸皆以禮義竝言而不以仁義竝言何則仁者大德也非義之倫也禮義皆道也非德也仁義竝言則比其非倫而遺乎禮故古之教不然然至於論說道藝則有時乎以仁義竝言如禮運說卦之言焉禮運之所論說者在禮也故以仁義贊禮之德已先王之禮雖繁乎莫不歸於安民者則仁其統也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有義存焉是仁統其全而

義分其細故曰藝之分仁之節也集衆義而禮立焉仁成焉故曰協於藝講於仁講如講若畫一之講說卦之所論說者在易也故亦以贊易之德已陽大而莫不統焉故喻以仁陰小而有所別焉故喻以義陰陽相須不可得而離渾渾淪淪何往非仁差差別別何往非義是易禮運皆雖以仁義竝言然未嘗岐仁義以二之其所以不盭於道也又如樂記曰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鄉飲酒之義曰天地嚴凝之氣

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凡此之類亦雖皆論說道藝之言然既已岐仁義而二之有以盭乎孔門之舊者也及其末流聖人之澤將斬儒者之道日卑紛然與百家爭衡於戰國之際唯咸輔頰舌是務不復道先王之法言自取諸其臆以求勝墨氏尚仁楊氏及刑名諸家無仁亦無義遂以仁義命諸聖人之道有以別之而不知遺乎禮如表記所謂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及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羞惡之心爲義是也是其意以救民爲仁誅亂賊爲義如日月之代照也如刑賞之迭用也然後道備而不偏焉其言井然若有條理焉粲然若可聽焉而自不知其與先王孔子之道背馳也夫天地有生殺人有善惡故聖人固好善而惡惡刑賞於是乎生然聖人之所以好善而惡惡賞之刑之者仁而已矣故其立禮義也以此君子之行禮義也亦以此故仁義竝言者非矣孟子諸家之意亦從夫義有差別而見其有所不爲之意又推諸人心以見惡惡之心之爲義遂配諸仁以命道焉蓋其

初以仁義贊乎禮則物尚在焉其卒直以仁義命諸道則遂失其物學者徒以仁義之名求道故也亦由其時論說方盛喜言其精微而義離禮而孤行古言漸廢故耳自此之後仁義之道遂爲千萬世儒者之常言亦不稽諸古之失也觀彼後世君子若宋諸老先生者其語學也務言脩善而去惡擴天理而遏人欲而不知先王之教唯導其善而惡自消也其語治也務言賞君子而罰惡人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舉仁者而不仁者自遠也其論人也務備其長短得失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用其長而天下無棄才也察

其汎汎才必不自孟子導之則毫釐千里之差豈可忽乎學者審諸

孝悌一則

孝悌不待解人所皆知也但古稱至德者三泰伯之讓文王之恭及孝稱至德要道是也人無貴賤莫不有父母父母生之膝下如它百行或強壯乃能行之唯孝自幼可行它百行或非學無能行之唯孝心誠求之雖不學可能親者身之本身者親之枝故人君必以繼其志述其事爲孝之至臣下必以立身揚名顯其父母爲孝之至唯孝可以通神明唯孝可以感

初以仁義贊乎禮則物尚在焉其卒直以仁義命諸道則遂失其物學者徒以仁義之名求道故也亦由其時論說方盛喜言其精微而義離禮而孤行古言漸廢故耳自此之後仁義之道遂爲千萬世儒者之常言亦不稽諸古之失也觀彼後世君子若宋諸老先生者其語學也務言脩善而去惡擴天理而遏人欲而不知先王之教唯導其善而惡自消也其語治也務言賞君子而罰惡人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舉仁者而不仁者自遠也其論人也務備其長短得失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用其長而天下無棄才也察其源亦未必不自子孟子導之則毫釐千里之差豈可忽乎學者審諸

孝悌一則

孝悌不待解人所皆知也但古稱至德者三泰伯之讓文王之恭及孝稱至德要道是也人無貴賤莫不有父母父母生之膝下如它百行或強壯乃能行之唯孝自幼可行它百行或非學無能行之唯孝心誠求之雖不學可能親者身之本身者親之枝故人君必以繼其志述其事爲孝之至臣下必以立身揚名顯其父母爲孝之至唯孝可以通神明唯孝可以感

天地是其所以爲至德也和順天下必自孝弟始故
先王立宗廟養老之禮以躬教天下是其所以爲要
道也孝弟忠信孔門葢謂之中庸以其爲不甚高人
皆可行之事故學先王之道必由孝弟始辟諸登高
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是之謂也謂其可以馴致仁賢之德也雖然後儒喜
論說之甚遂以仁孝一之非也孝自孝仁自仁君子
惡舉一以廢百段使一孝而足矣則江革王祥既爲
聖人焉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言雖有孝弟
不學未免爲鄉人也是又學者所當知焉雖然周官

師氏既立至德敏德足以盡一切更立孝德以教之
可見雖有它不善苟有孝德則先王所取也先王之
重孝若是夫

忠信三則

忠者爲人謀或代人之事能盡其中心視若已事懇
到詳悉莫不至也或以事君言之或專以聽訟言之
聽訟亦事君居官之事然五刑之屬三千至爲繁細
而民之懷詐獄訟之情難得彼此構怨苟非能體其
情則不得其平故周禮六德忠爲司寇之材焉左傳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見已子

以四教文行忠信忠爲政事之科政事者代君之事故以忠命之

信者謂言必有徵也世多以言無欺詐解之苟以言必有徵爲心則無欺詐不足道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是其言雖有徵必欲合先王之義若言不合義則雖欲踐其言亦有不可得者其究終至無徵也朱子引約信曰誓而訓信爲約是不知其解已又如民無信不立謂民信其上也愼其號令不敢欺民則民信之矣然信之而畏不如信之而懷故必能爲民父母而後民信之至焉它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及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皆主爲見信而言之大氐先王之道爲安民立之故君子之道皆主施於人焉苟不見信於人不見信於民則道將安用之然不見信之本在我君子貴信者爲是故也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亦雖朋友之交非若事親竭力事君致身之比故淺乎言之然朋友者所以游揚其聲譽達之於上者也故中庸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是先王所以立朋友之道命之爲信故也後之君子或嫌其有所求而爲之故止責其信而不及見信之意其弊或至於獨立絕物以爲高也矯枉之言

終非先王爲道不遠人之意學者察諸人如文行忠信信爲言語之科言語之道貴有徵故以信命之如曰言有物是君子之言所以有徵故也如後世諸儒議論雖美空言無徵豈敢望宰我子貢言語之科哉

忠信連言亦以爲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如主忠信亦以此爲主也忠信之人亦謂能此之人也曰主忠信徙義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義者先王之道也忠信者中庸之德也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故學先王之道必以忠信爲基如易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脩辭謂學詩書也立其

禮其意本[illegible]義之府也故與徙義可以學

又曰[illegible]至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有忠信不學未免爲鄉人也祇學先王之道不依中庸之德則基之不立欲行遠登高亦不可得矣是孔門所以貴忠信之意也孝悌忠信均爲中庸之德乃舍孝悌獨以忠信言之者蓋其人未學而能孝悌是得諸性者也其人或厚於內而薄於外則未可以施於人焉先王之道爲安民設之故多主施於人者言之忠信皆施於人者也且有以它人之事爲己任意故特以忠信言之者近於道

終非先王爲道不遠人之意學者察諸人如文行忠信信爲言語之科言語之道貴有徵故以信命之如曰言有物是君子之言所以有徵故也如後世諸儒議論雖美空言無徵豈敢望宰我子貢言語之科哉

忠信連言亦以爲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如主忠信亦以此爲主也忠信之人亦謂能此之人也曰主忠信徙義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義者先王之道也忠信者中庸之德也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故學先王之道必以忠信爲基如易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脩辭謂學詩書也立其

誠謂學禮樂也詩書者義之府也故與徙義可以學禮其意相發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有忠信不學未免爲鄉人也祇學先王之道不依中庸之德則基之不立欲行遠登高亦不可得矣是孔門所以貴忠信之意也孝悌忠信均爲中庸之德乃舍孝悌獨以忠信言之者蓋其人未學而能孝悌是得諸性者也其人或厚於內而薄於外則未可以施於人焉先王之道爲安民設之故多主施於人者言之忠信者施於人者也且有以它人之事爲己任意故特以忠信言之者近於道

也。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爲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爲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已。且盡己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爲宋儒之學者。爲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去。不復顧之。曰我既盡我之心矣。是不知忠字有懇到周悉之意。故也。以實亦非信字之義矣。程子動求諸心。故作是解。已古止就言語上言之。豈必求諸心乎。仁齋先生曰。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多以爲多。寡以爲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卽宋儒之說也。亦不知古止以施於人者言之。故至於信。近於義。信賞必罰之類。則別爲約信之解。可謂蔓已。仁齋先生又曰。忠信皆就接人上言。是措辭之未善也。忠在事君及爲人謀。豈特交際乎。又曰。忠信有朴實。不事文飾之意。是亦見彼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妄解者也。不可從矣。至於先儒以忠信如形影者。則仁齋先生駁之是矣。

恕一則

恕之解。見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此八字。一見於答仲弓。是正文也。再見於答子貢。是註入正文也。上文曰其恕乎。傳論語者。乃以此八字解恕字

耳。故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也。祇恕於文。如心爲恕。故己之所欲。以施於人。亦恕也。然其事廣大。非學者所能。且人心不同。所欲或殊。故止以己所不欲言之耳。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近譬諸己心。是恕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乃未能立之達之。則僅不施其所不欲己。故曰仁之方也。忠恕連言者。忠亦以恕行之。爲人謀代人之事者。亦近譬諸己心。而後能視人之事如己之事也。程子以推己爲解。無不可者。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古來相傳之說。何更爲解。

只止言所不欲。而不言所欲。推己爲說。則或至於以小人之肚腸。度君子之心。唯務明白齊整。而不能深長思之。宋儒之病皆爾。仁齋先生曰。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言每忖度人之心。而不以刻薄待之。乃引書札中恕宥恕察等文。然其義皆盡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之中矣。且所謂寬宥不刻薄者。先王之道爲安民設之。而長之成之輔之養之之意。無往不在。則不唯恕字爲然已。乃懲於宋儒刻薄之弊。故有是說耳。又不知論語多注入正文者。故於曰其

耳。故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也。祇恕於文。如心爲恕。故己之所欲。以施於人。亦恕也。然其事廣大。非學者所能。且人心不同。所欲或殊。故止以己所不欲言之耳。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近譬諸己心。是恕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乃未能立之達之。則僅不施其所不欲己。故曰仁之方也。忠恕連言者。忠亦以恕行之。爲人謀代人之事者。亦近譬諸己心。而後能視人之事如己之事也。程子以推己爲解。無不可者。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古來相傳之說。何更爲解。

而程子更爲解者。乃嫌其止言所不欲。而不言所欲。其義似窄。故已然。槩以推己爲說。則或至於以小人之腹窺君子之心者。亦有之。唯務明白齊整。而不能深長思之。宋儒之病皆爾。仁齋先生曰。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言每忖度人之心。而不以刻薄待之。乃引書札中恕宥恕察等文。然其義皆盡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之中矣。且所謂寬宥不刻薄者。先王之道爲安民設之。而長之成之輔之養之之意。無往不在。則不唯恕字爲然已。乃懲於宋儒刻薄之弊。故有是說耳。又不知論語多注入正文者。故於曰其

恕乎。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疑其意重複也。至於引子貢所謂我亦欲無加諸人。則亦自不知踵宋儒之誤也。大氐忠信僅足爲學問之基。而忠恕乃爲依於仁之方。故古人言忠恕者大於忠信。學者思諸

誠一則

誠者。謂發於中心。不待思慮勉強者也。纔欲誠則涉思慮勉強。故誠者不可得而爲者也。故先王孔子之教。有忠信而無誠。以其不可以爲教也。其見傳記者。曲禮曰。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德也。故禱祠祭祀貴誠。然誠者

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是伯高既死。死者無知。故孔子惡不誠。又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是言凡有發我中心所欲爲者。則爲之而無復顧慮。是誠也。信謂不疑也。凡心有所不安者。則不爲。是信也。皆待死者之道也。郊特牲曰。用犢。貴誠也。是祭天。與天子適諸侯膳皆用犢。犢無知者也。天之德誠。故用之。尊天子。比於

恕乎。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疑其意重複也。至於引子貢所謂我亦欲無加諸人。則亦自不知踵宋儒之誤也。大氐忠信僅足爲學問之基。而忠恕乃爲依於仁之方。故古人言忠恕者。大於忠信。學者思諸

誠一則

誠者。謂發於中心。不待思慮勉強者也。纔欲誠則涉思慮勉強。故誠者不可得而爲者也。故先王孔子之教。有忠信而無誠。以其不可以爲教也。其見傳記者。曲禮曰。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德也。故禱祠祭祀貴誠。然誠者不可得而爲者也。由禮行之。自然誠至。故云爾。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是伯高既死。死者無知。故孔子惡不誠。又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是言凡有發我中心所欲爲者。則爲之而無復顧慮。是誠也。信謂不疑也。凡心有所不安者。則不爲。是信也。皆待死者之道也。郊特牲曰。用犢。貴誠也。是祭天。與天子適諸侯膳皆用犢。犢無知者也。天之德誠。故用之。尊天子。比於

天故亦用之僅此類已及於老氏之徒謂先王之道爲僞而子思作中庸言誠者始盛焉然其意謂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德也性之德也聖人之德也天地鬼神皆無思慮勉強之心者也故以誠爲其德雖匹夫匹婦之愚不肖其所得於性者皆不思而知不勉而能故曰性之德也性者人之所得于天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於道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以至誠稱之誠之者謂學先王之道久與之化習慣如天性則其初所不知不能者今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出於學習之力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道在

○人无不至盖人无所不为唯不能伪天之一道

庸言誠之大畧也大學誠意亦爾謂物格則知至而自然意誠也其用功全在格物而知至以下皆其效已文言所謂修辭立其誠亦謂學禮樂以成德已宋儒昧乎古言加以好尚之偏故其解二書皆失文義或以誠爲實理爲實心爲眞實無妄種種之解益精益鑿皆不得於辭之失也如仁齋先生以誠意與誠身爭其優劣殊不知身者我也凡身心相對出于佛書如吾聖人之教凡言身者皆對道藝言之道藝雖爲一故曰合外德則能誠是中

天故亦用之僅此類已及於老氏之徒謂先王之道爲僞而子思作中庸言誠者始盛焉然其意謂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德也性之德也聖人之德也天地鬼神皆無思慮勉強之心者也故以誠爲其德雖匹夫匹婦之愚不肖其所得於性者皆不思而知不勉而能故曰性之德也性者人之所得于天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於道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以至誠稱之誠之者謂學先王之道久與之化習慣如天性則其初所不知不能者今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出於學習之力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道在

外性在我習慣若天性道與性合而爲一故曰合外內之道也故其大要在學以成德成德則能誠是中庸言誠之大畧也大學誠意亦爾謂物格則知至而自然意誠也其用功全在格物而知至以下皆其效已文言所謂修辭立其誠亦謂學禮樂以成德已宋儒昧乎古言加以好尚之偏故其解二書皆失文義或以誠爲實理爲實心爲眞實無妄種種之解益精益鑿皆不得於辭之失也如仁齋先生以誠意與誠身爭其優劣殊不知身者我也凡身心相對出于佛書如吾聖人之教凡言身者皆對道藝言之道藝雖

在外習之熟則成德於我是謂誠身德成則知自至知至則其好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用功全在習道藝而熟之大學中庸豈有異義哉如誠於中形於外學者難其解者緣孟子性善所錮已中庸所謂生知安行者何唯聖人哉匹夫匹婦皆有所生知安行如饑而食渴而飲皆不思而得不勉而能亦生知安行也故習惡成性者惡亦誠矣是誠本非先王所以爲教者子思爲欲闢老氏故始發此義豈必執以爲美德哉又如仁齋先生以無妄無僞爭其優劣亦不知朱子意謂無虛妄已其所謂春當溫而反寒夏當

熱当作熱

熱而反冷夏霜冬雷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豈可爲虛妄乎東坡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謂其不容人僞已非謂天不僞也嗚呼天豈可以僞不僞言乎是其於今言猶未知之況於古言乎

恭敬莊慎獨六則

恭者德之名也謂不自高也倨之反也宋儒乃有恭主容敬主心之說者非矣凡見於貌者本於心未有心無恭敬而能貌恭敬者矣故恭敬皆在心皆見於貌恭敬之分恭主已敬必有所敬爲異耳故敬曰敬之恭不曰恭之堯之允恭舜之恭已皆謂不自高不

自聖不敢輕視人也如堯知鯀之方命圮族四岳曰試可乃已則用之欲作禮樂則登庸舜是恭也如舜之好問好察邇言是恭也如孔子稱子產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恭敬之分可以見已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亦以不輕視其君爲恭以敬其事爲敬孟子交際何心也曰恭也曰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亦不輕視人也孟子稱柳下惠不恭也惠之意謂天下無有道之君故曰焉往而不三黜其視鄉人如螺蠃與蜾蠃故曰

爾焉能浼我哉是皆輕視人之甚故謂之不恭恭字之義可以見已

敬者謂有所尊崇而不敢忽也如敬天敬鬼神敬君敬上敬父母敬兄敬賓客皆以有所敬言之仁齋先生駁宋儒持敬者是矣祇歷觀六經其言敬者居多矣如祇肅齊莊寅恭欽畏其言雖殊皆敬也究其所以然之故葢先王之道以敬天爲本奉天道以行之人之奉先王之道將以供天職也人唯以天爲本以父母爲本先王之道祭祖考配諸天是合天與父母而一之是謂一本君者先王之嗣也代天者也故敬

之民者天之所以命我使治之者也故敬之身者親之枝也故敬之是先王之道所以敬天爲本故也先王之道敬天爲本故君子之心毋不敬故經傳言恭敬亦有不言所敬者焉如居處恭居敬而行簡脩己以敬是也居云居處云者如居仁之居亦謂居身於敬也宋儒之學主理貴知故其見六經言敬居多而不得其說則歸諸心持敬之說所以生也蓋主理貴知者不信鬼神不敬天以爲天理也鬼神陰陽之靈也理在我苟能盡理則天在我矣是其心既傲然不恭矣以此而求敬之說所以不得其解也故徒持其心不使出入命之曰敬夫持其心者亦心也以心持心兩者交戰弗已是浮屠之下焉者猶且所不爲也故徒欲持敬者未有能成者矣朱子晩悟其非乃曰有所畏而然然未悟其主理貴知之非則雖悟猶不悟豈不哀哉仁齋先生負英邁之資抱特見之智然其不知古文辭也是以不能讀六經則不知敬天敬鬼神先王之道以此爲本故能知朱子持敬之非而不自知其猶未離宋儒之域也猶且傲然自高獨任其臆而岐先王孔子之道而二之是其論敬而曰徒謂敬民事者所以有所不通也豈不惜乎學者察諸

按經傳所言有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此主宗廟朝廷之上行大禮言之至於居不容申申夭夭則有不必然者焉宋儒不知一張一弛之道專務矜持至於有不近於人情者焉亦不知敬之本於敬天而徒待其敬故耳夫先王之道敬天爲本詩書禮樂莫不皆然故學者苟識是意則學習之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何必持爲若或以念念敬天言之則亦與持敬何擇也

愼獨者謂務成德於已也大氐先王之道在外其禮與義皆多以施於人者言之學者視以爲道藝而不

務成德於已者衆矣故又有愼獨之言其見於傳者唯大學中庸禮器有之獨者對人之名愼者留心之謂也言道雖在外然當留心於在我者而務成我之德是愼獨之義也本非敬之謂矣又非有未發已發之說矣宋儒之不知學聖人之道而直欲學聖人也見夫至誠無息而急欲學之遂立未發已發之目欲其無間斷故有戒懼愼獨之說又其專求諸心也故以獨爲人不知而我獨知者而急欲就一念之微以施其力是皆杜撰妄說先王孔子之道所無也其意蓋以動容周旋中禮者爲聖人是豈足以爲聖人哉

只使其果爲聖人然其動容周旋所以中禮者亦習以成德則有不期然而然者已豈容直就心施其工哉夫先王之教如化工生物習慣如天性豈容力哉宋儒之教如工人作器夫玉石土木可攻以爲器心豈玉石土木之倫哉故先王之教唯有禮以制心耳外此而妄作豈不杜撰乎是其未發已發戒懼慎獨之說自以爲動靜不遺精密之至而終莫有遵其教以造聖人之域者可以知已

諸書又有恭敬連言者亦其義相關故也先王之道敬天爲本故不敢自高是恭敬所以連言故也葢堯言豈必出我下哉孔子之不輕棄天下亦天意之不可知也故聖人之恭敬天之至也

古公亶父謚大王周大王有泰伯仲雍之子歷三王大王者下者爲天意不可知故也天傳國及至歷王季文王日之意故於伯讓爲

誘其衷則鉉驩兜何必昔日之鉉驩兜哉匆堯之莊專主容以臨下言之上天照臨日月星辰森如爲人上者法之是莊也

謙讓遜不伐一則謙與恭相似但恭不敢高也有卑意謙不敢當也有退意如陳子禽曰子爲恭也則謙也讓爭之反推以與人也辭讓相似辭者不受耳遜不爭也有柔順意

既使其果爲聖人然其動容周旋所以中禮者亦習以成德則有不期然而然者已豈容直就心施其工哉夫先王之教如化工生物習慣如天性豈容力哉宋儒之教如工人作器夫玉石土木可攻以爲器心豈玉石土木之倫哉故先王之教唯有禮以制心耳外此而妄作豈不杜撰乎是其未發已發戒懼愼獨之說自以爲動靜不遺精密之至而終莫有遵其教以造聖人之域者可以知已

諸書又有恭敬連言者亦其義相關故也先王之道敬天爲本故不敢自高是恭敬所以連言故也葢堯

舜之所以不敢輕視其下者爲天意不可知故也天或誘其衷則鉉驩兜何必昔日之鉉驩兜哉勿堯之言豈必出我下哉孔子之不輕棄天下亦天意之不可知也故聖人之恭敬天之至也

莊專主容以臨下言之上天照臨日月星辰森如爲人上者法之是莊也

謙讓遜不伐一則

謙與恭相似但恭不敢高也有畀意謙不敢當也有退意如陳子禽曰子爲恭也則謙也讓爭之反推以與人也辭讓相似辭者不受耳遜不爭也有柔順意

多以出言言之其言柔順不與物忤也如遜位揖遜則讓也不伐者有功而不伐其功也皆盛德之事也君子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和順積乎中而其英華發乎外者如此夫不伐者禹之德也讓者堯舜泰伯之德也禹之功賴萬世而不伐大矣哉堯讓舜舜讓禹正德之道於是乎成而萬古帝王之道立焉大矣哉泰伯讓而文武之澤被一代亦大矣哉是皆非以一己之節也非聖人其孰能之乎自孟子好辯歸重於舜禹之受而堯舜之讓不明矣悲哉

勇武剛強毅五則

勇亦聖人之大德也謂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蓋聖人之德舉其大者仁智盡之矣而又舉勇以參之者以君子不可無武備也故於經在商書贊湯之德始有勇智之稱可以見已周官有大司馬六卿有事而出皆爲將軍藏兵於農文射禮樂男子生懸弧三代君子皆帶劒詩曰文武吉甫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豈不然乎然君子者爲將者也其勇豈武夫兵卒之比哉是其所以養勇成其德者必於仁必於禮義故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子路問上勇則答以上義又曰勇而無禮則亂晉選

多以出言言之其言柔順不與物忤也如遜位揖遜則讓也不伐者有功而不伐其功也皆盛德之事也君子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和順積乎中而其英華發乎外者如此夫不伐者禹之德也讓者堯舜泰伯之德也禹之功賴萬世而不伐大矣哉堯讓舜舜讓禹正德之道於是乎成而萬古帝王之道立焉大矣哉泰伯讓而文武之澤被一代亦大矣哉是皆非以一己之節也非聖人其孰能之乎自孟子好辯歸重於舜禹之受而堯舜之讓不明矣悲哉

勇武剛強毅五則

勇亦聖人之大德也謂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蓋聖人之德舉其大者仁智盡之矣而又舉勇以參之者以君子不可無武備也故於經在商書贊湯之德始有勇智之稱可以見已周官有大司馬六卿有事而出皆爲將軍藏兵於農文射禮樂男子生懸弧三代君子皆帶劒詩曰文武吉甫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豈不然乎然君子者爲將者也其勇豈武夫兵卒之比哉是其所以養勇成其德者必於仁必於禮義故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子路問上勇則答以上義又曰勇而無禮則亂晉選

將卻穀以敦詩書見選傳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古之道爲爾及於子思作中庸以知仁勇爲三達德專用之於學問之道是或一道也戰國而後文武殊其術秦漢而後文武殊其官唐宋而後文殊其政故今學者習以爲常謂武非逢掖之事而古意隱矣遂執子思之言而謂儒者之勇專用之於學問者是執一而廢百者也學者察諸

武以戡亂言之戡亂不常有故多言勇而不言武

強勇相似強弱之反勇怯之反強弱意廣而勇怯義窄故子路問強者勇也大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者勉強也上聲爲是陸氏以爲平聲者蓋古來以乾爲聖人之德而其意謂聖人無所勉強故也嗚呼聖人亦人耳豈無所勉強哉亦不知聖人已且自強乎聲不成言也

剛柔之反與強勇殊義辟如木與金木柔而金剛至於水則至柔而物莫能與之爭是強也非剛也剛強之分可以見已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孔子既以剛勇爲六言之二其爲二德者審矣可謂妄

己。蓋其爲人果敢烈烈。不可干之。是剛也。如子房之勇。豈然乎。是可以知剛勇之辨也。如易剛柔以語卦爻之德。而易之道尚玩其象。玩象以求之。所包甚廣。故其所謂剛柔。不與它書同。宋儒混而一之。故有是失。已學者察諸。

毅亦剛之類。以其力有所堪言之。

清廉不欲一則

清者謂不爲惡所汚也。如伯夷陳文子。可以見已。不欲者寡欲也。謂不汚財利也。廉者廉隅之義。故謂取舍分辨截然也。後世遂以不汚財利爲廉。後世之廉。

即古之不欲也。學者察諸。

節儉二則

節者禮義之節也。禮義皆有所限。而不可踰越者。是之謂節。節之云者。守其限而不敢踰越也。大節者。乃謂禮義之大限也。皆道之目也。自有聖達節次。守節之言。而後世遂有節士節婦之稱。以命其人之德已。

儉者節用也。如溫良恭儉讓。宋儒誤以爲聖人之威儀。遂謂儉不止節用者。非矣。蓋儉者仁人之道也。王者之大德也。堯舜茅茨不剪。土階三尺。禹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豈不然乎。孟子所謂仁民而愛物。蓋古

言也謂愛惜物也因孟子又有愛牛之說而宋儒誤以爲慈愛之愛者非也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皆不暴天物之義也若徒以慈愛言之則孰若浮屠之戒殺乎孟子所以仁術言之者欲以誘齊王其好辯之失率如是耳如禮與其奢也寧儉亦謂節用也觀於今也純儉可以見已又曰富而好禮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蓋禮必備物貧則不可備而不必盈禮是儉也必欲備物偏不知本諸古言徒謂儉者不過不及其論遂致弗通學者察

但言仍中耳

蕩蕩鄭曰寬廣見古意 鄭庠曰平易 婢緜反字音曹蒲眠切 辯治也 ○屬之欲反名卜廣善曰凡也 鄭本庠曰言閑靜

言

公正直三則

公者私之反衆所同共謂之公已所獨專謂之私君子之道有與衆共焉者有獨專焉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大學曰平天下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論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公則說是均平皆公也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

言也謂愛惜物也因孟子又有愛牛之說而宋儒誤以爲慈愛之愛者非也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皆不暴天物之義也若徒以慈愛言之則孰若浮屠之戒殺乎孟子所以仁術言之者欲以誘齊王其好辯之失率如是耳如禮與其奢也寧儉亦謂節用也觀於今也純儉可以見已又曰富而好禮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蓋禮必備物貧則不可備矣雖不貧然節其用而不必盈禮是儉也必欲備物而侈其用是奢也後儒不知本諸古言徒謂儉者不及之謂而欲就禮爭過不及其論遂致弗通學者察諸

宋所但言過中耳

公正直三則

公者私之反衆所同共謂之公已所獨專謂之私君子之道有與衆共焉者有獨專焉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大學曰平天下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論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公則說是均平皆公也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

異宮所以全其私也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孟子曰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八議有議親皆私也是公私各有其所雖君子豈無私哉祇治天下國家貴公者爲人上之道也故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言聖人之法天道也及於宋儒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立說則求之太深幾乎無恩焉仁齋先生譏之者是矣然遂至欲併論語公字刪之則亦懲羹吹虀之類已學者察諸

正者邪之反循先王之道是謂正不循先王之道是謂邪如邪謀邪說可以見已辟諸規矩準繩所以爲

於知間　責　飯盛　飯盛　飯田丁

直者正先王之道規矩準繩也故循先王之道而

後爲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以大夫之簀

非禮也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

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詩曰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皆以禮言之後世理學興焉舍先王之禮而以理

言之以理言之者取其臆已取其臆爲正是人自爲

正可謂妄矣易有中正其義不與它書同宋儒蓋混

之是其所以失也又如大學正心亦謂心一於禮爲

異宮所以全其私也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子曰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八議有議親皆私也是公私各有其所雖君子豈無私哉祇治天下國家貴公者爲人上之道也故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言聖人之法天道也及於宋儒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立說則求之太深幾乎無恩焉仁齋先生譏之者是矣然遂至欲併論語公字刪之則亦懲羹吹虀之類已學者察諸

正者邪之反循先王之道是謂正不循先王之道是謂邪如邪謀邪說可以見已辟諸規矩準繩所以爲

正之器也循規則圓者正循矩則方者正循準繩則平直者正先王之道規矩準繩也故循先王之道而後爲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以大夫之簀非禮也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皆以禮言之後世理學興焉舍先王之禮而以理言之以理言之者取其臆已取其臆爲正是人自爲正可謂妄矣易有中正其義不與它書同宋儒益混之是其所以失也又如大學正心亦謂心一於禮爲

正其書本說養老禮之義方其行禮時先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事則心不得一於禮故曰心不得其正養老飲食之禮故曰食而不知其味宋儒不知以禮解之誤矣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古之道爲爾仁齋先生遂以大學正心爲佛老之歸皆不知古言故也

直者曲之反其於德謂伸己之義不曲從人也直道者謂不枉其道也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謂無所低昂於道也仁齋先生喜言直字乃以不僞爲直委人之陋也葢誤解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直豈無隱之義哉舉直錯諸枉是以積材之道爲喻材木以直爲良以枉爲不良故直以喻善人枉以喻不善人不爾臯陶伊尹之德豈史魚之倫哉孟子枉尺直尋本語出處之義耳仁人君子道大德宏者其所行乃有似枉似汚者如孔子獵較見陽貨欲適佛肸公山不狃皆然後儒狹中小量固執孟子之言推諸一切非矣大氐直雖美德亦一德也如伯玉卷而懷之其不必直者可知矣故君子惡舉一而廢百

中庸和衷八則

史魚之直如矢者蓋謂先行葉公以訐爲直故孔子以隱言之如史魚之

正其書本說養老禮之義方其行禮時先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事則心不得一於禮故曰心不得其正養老飲食之禮故曰食而不知其味宋儒不知以禮解之誤矣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古之道爲爾仁齋先生遂以大學正心爲佛老之歸皆不知古言故也

直者曲之反其於德謂伸己之義不曲從人也直道者謂不枉其道也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謂無所低昂於道也仁齋先生喜言直字乃以不僞爲直倭人之陋也蓋誤解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是葉公以訐爲直故孔子以隱言之如史魚之直豈無隱之義哉舉直錯諸枉是以積材之道爲喻材木以直爲良以枉爲不良故直以喻善人枉以喻不善人不爾臯陶伊尹之德豈史魚之倫哉孟子枉尺直尋本語出處之義耳仁人君子道大德宏者其所行乃有似枉似汚者如孔子獵較見陽貨欲適佛肸公山不狃皆然後儒狹中小量固執孟子之言推諸一切非矣大氐直雖美德亦一德也如伯玉卷而懷之其不必直者可知矣故君子惡舉一而廢百

中庸和衷八則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或以爲道之名。或以爲德之名。或以爲性之名。如舜用其中於民。湯建中於民。是道之名也。其解見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天下之理。以無過不及爲其至。故人無賢知無愚不肖。惟中是求。自生民以來爲然。然人殊其性。所見以性殊。人殊其居。所見以居殊。而中不定焉。天下之所以亂也。於是先王建中以爲極。使天下之民皆由此以行焉。故極或訓中。是中也者聖人之所獨知。而非衆人所能知也。凡先王之所建。禮樂德義百爾制度。是皆中也。是皆極也。然先王之所以爲中者。亦非以已

中已并第一則。中元過不及之名。世或爲道名或爲性名。此二則實中和庸

天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精微之理。以強天下之民使從我所好也。亦非建斯極而使學者由是以求夫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精微之理也。唯其以安天下爲心。故建斯中以爲極。使天下之人皆由此以行。然後天下可得而統一不亂耳。故先王之所建。莫非不甚高而人皆可勉強行之者焉。賢知者俯而就之。愚不肖者企而及之。是所謂中也。譬如建都。建諸東則西諸夷弗之便。建諸西則東諸侯弗之便。唯建諸中土而後天下諸侯道路均矣。道路雖均矣。豈能一一均哉。雖不一一均矣。然亦不甚相遠。而人皆可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或以爲道之名或以爲德之名或以爲性之名如舜用其中於民湯建中於民是道之名也其解見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天下之理以無過不及爲其至故人無賢知無愚不肖惟中是求自生民以來爲然然人殊其性所見以性殊人殊其居所見以居殊而中不定焉天下之所以亂也於是先王建中以爲極使天下之民皆由此以行焉故極或訓中是中也者聖人之所獨知而非衆人所能知也凡先王之所建禮樂德義百爾制度是皆中也是皆極也然先王之所以爲中者亦非以已

所見故建夫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精微之理以強天下之民使從我所好也亦非建斯極而使學者由是以求夫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精微之理也唯其以安天下爲心故建斯中以爲極使天下之人皆由此以行然後天下可得而統一不亂耳故先王之所建莫非不甚高而人皆可勉強行之者焉賢知者俯而就之愚不肖者企而及之是所謂中也辟如建都建諸東則西諸侯弗之便建諸西則東諸侯弗之便唯建諸中土而後天下諸侯道路均矣道路雖均矣豈能一一均哉雖不一一均矣然亦不甚相遠而人皆可

勉強以至焉故先王之道雖不遠人而不可以不勉強者中之謂也祇先王之知大仁至而其思之深遠不唯圖安於今亦必養之成之以俾永安之弗傾也其所爲道乃復有若迂遠而不近乎人情幽眇乎不易識焉者是聖人之所以爲不可窺測也後世儒者其智也小其思也淺而其操志也鋭是以不能務遵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成治於民顧求以言語盡之其如程朱二先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以極乎精微之至仁齋先生唯取易行者爲中而有所擇乎先王之道者皆坐是病故也

中庸全體考

二

如曰中庸中和皆德之名也中庸者謂不甚高而可常行者如孝弟忠信是也孔子時禮樂不興而民鮮有中庸之德故孔門之學以中庸爲要辟諸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謂高明精微廣大者皆自中庸導之故子思曰道中庸雖有中庸之德苟不學道則不足以爲君子故孔子以民言之又有小人之中庸及擇中庸之文戰國時又有其材不及中庸之言世俗流傳雖非其本義亦可以見古言已如庸字樂德亦有祇庸用之祇祇者爲祇用之民者爲庸書所謂庸庸祇祇亦然民功曰庸豈不易之義哉宋儒昧乎

辭務爲精微之解亦以命聖人之道誤矣

中和者禮樂之德也周禮以禮教中以樂教和和者和順之謂也先王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企而及之是中也其制樂八音五聲相和以相濟猶五味之和以養人之德以感召天地之和氣亦率人情所悅而和順以導之以俾天下之人和順道德以成其俗是和也周禮又有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是樂復兼有中和蓋八音五聲相和相濟則自然無過不及之病也如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亦中和相因焉所謂中者性之德也人之稟質本非若禽獸之偏雖知愚賢不肖之有異皆有相生相長相輔相養之心運用營爲之才而隨其所習能移化之猶如在中者之可以左可以右可以前可以後故謂之中焉如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是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謂方其生之初侗然無知之時既有是德而以見人之性所以能與先王之道相應故已非謂其不偏不倚不與聖人殊也謂之天下之大本者乃謂聖人之建道乃率人有是性而立之天下萬事莫不本焉已發而皆中節者謂禮樂之教以養人之德故能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

以見先王之道與人性相和順不悖已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率性之謂道意非謂喜怒哀樂中節爲和也宋儒昧乎古言又不知古之道故其解皆誤矣學者察諸

如周禮六德之和者德之名也言人學以成德有此六德之別也如柳下惠之和亦同皆謂其與物相和順而不忤違也以爲司空之材者司空掌水土百工之事百工皆順金木皮革百物之性以作其器故非巽順相入能和物性則不能掌其事也

如曰允執其中者謂行天子事也古以執中爲人君

解曰皇有極所不備則有時乎寄焉得時措之宜乎

堯曰禹謨文

曰時中者謂以時進退求合禮義之宜也與時措之宜同意中去聲非中和中庸之中也

喪者正也書曰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立君師以表正其民民順其教則不失恒心也降者如禮運降於祖廟降於山川降於五祀則后降德於衆兆民之降稱君師之表正其民而歸之天者如天叙天秩之天奉天道

以見先王之道與人性相和順不悖已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卽率性之謂道意非謂喜怒哀樂中節爲和也宋儒昧乎古言又不知古之道故其解皆誤矣學者察諸

如周禮六德之和者德之名也言人學以成德有此六德之別也如柳下惠之和亦同皆謂其與物相和順而不忤違也以爲司空之材者司空掌水土百工之事百工皆順金木皮革百物之性以作其器故非巽順相入能和物性則不能掌其事也

如曰允執其中者謂行天子事也古以執中爲人君

之道故亦稱行天子之事爲執中不爾堯曰禹謨文意皆不協矣

如曰中養不中者稱美質爲中益世俗之言也

曰時中者謂以時進退求合禮義之宜也與時措之宜同意中去聲非中和中庸之中也

喪者正也書曰上帝降喪於下民若有恒性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立君師以表正其民民順其教則不失恒心也降者如禮運降於祖廟降於山川降於五祀則后降德於衆兆民之降稱君師之表正其民而歸之天者如天叙天秩之天奉天道

以行之古之道爲爾它如天誘其衷與天奪之魄相反其人忽悟爲善驚以爲殆天意歟故言天引之正也折衷於孔子亦取正於孔子也謂以孔子之言爲正也

善良三則

善者惡之反泛言之者也其解見孟子曰可欲之謂善雖非先王之道凡可以利人救民者皆謂之善是衆人之所欲故也先王之道善之至者也天下莫尚焉故至善者贊先王之道之辭也又有以人言焉者如曰惟善以爲寶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曰舉善

而教不能皆指善人言之雖非聖人然能立法定制可以治國安民者皆得稱善人焉

有對美而言者美以其有光輝而可觀言之善以其當義合宜言之如盡美盡善是也皆以樂言之舊說謬矣如先王之道斯爲美及孟子善信美大聖神皆可以觀其字義已

良者謂無瑕疵也以其材言之如良相良醫良材良馬三良器之精良可以見已朱子解易直也是見有易直慈良之字安爲之解已果使良爲易直則古人何言易直慈良哉又如良知良能者謂人隨其材質

合有自然知能也非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言之孟子既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以明先王之道率人性立之而又言此以明不啻四端人各隨其材質所近自然有所知能耳皆所以語道之不遠人也王氏不知之乃立致良知工夫專求諸己者謬矣

傳習錄

辨名上